

§ 陰影的酒會

庫茲庫斯的捷報傳來，全雅典為之沸騰。

城中豪門紛紛設宴，讚頌亞西比德的海上神蹟。

當晚，樂聲與笑語盈滿石柱環繞的庭院，葡萄酒與玫瑰花瓣混合在空氣裡，像是勝利本身的香氣。

亞西比德被推舉到宴會中央，他笑容燦爛，披著金紅相間的斗篷，手舉酒杯，接受人們的頌讚。

詩人們將他比作阿喀琉斯，將他歌頌為雅典的救星。歌女們舞動長袖，花瓣從高處灑落，映襯他的榮光。

克里提亞卻獨坐在廊下的陰影裡。他的杯中酒尚未動過，眼神冷冷注視著人群狂歡。

「雅典復甦了！」有人走來，滿臉通紅，對他喊道。

克里提亞淡聲答道：「復甦？只是病者在臨終前的暫時回光。」

對方一愣，尷尬地笑了笑，便退開去。

克里提亞把玩著酒杯，低語幾近自言自語：

「民眾今日擁立他為神明，明日便能將他推下泥淖。這就是所謂的民主……一場永不覺醒的醉夢。」

他說完，嘴角浮起一抹譏諷。

不遠處，蘇格拉底的目光靜靜投來。那雙眼裡有憂慮，卻沒有責斥。他似乎已察覺到昔日弟子心中暗生的陰影。

就在此時，一名衣著樸素的男子靠近，坐到克里提亞身旁。他舉杯為禮，神情卻與周圍的喧鬧格格不入。

「克里提亞大人，」他低聲道，「您的話，遠比那些詩人的歌頌更有份量。勝利或許能令人陶醉，但唯有少數人能看透其虛妄。」

克里提亞瞥了他一眼，未語。

男子笑了笑，輕聲續道：

「有些人天生應站在眾人之上。若由群眾掌舵，城邦必將再度沉淪。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掌聲，而是恐懼與秩序。」

克里提亞的眼神微微一動，卻依舊沉默。

男子舉杯一飲而盡，放下酒杯時，指尖在桌面敲了敲。那聲音極輕，卻彷彿是一種暗號。隨即他起身，隱入人群，不再回頭。

克里提亞凝視那空下的酒杯，許久不語。他心底的某個聲音被觸動，卻仍在掙扎。

酒宴漸散。

亞西比德仍在眾人簇擁下狂笑，蘇格拉底則沉默地離去。

庭院裡燭火漸熄，只有夜風送來花香與餘音。

克里提亞獨自走入街巷，心頭似有一團火與霧交纏。他走著走著，忽聽見低低的笛聲從暗處傳來。

巷口燭光微明，一名女子倚著石牆而立。她的眼眸漆黑，帶著異國的妖冶。

她沒有言語，只緩緩走近，把一隻銀杯遞到克里提亞手中。杯裡盛著未曾見過的濃酒，芬芳而陌生。

女子的指尖輕觸他手背，溫熱如火。她目光深邃，既是邀請，也是試探。

克里提亞沉默良久，終於抿了一口。烈酒燃燒喉嚨，像是某種不可逆的承諾。

女子微笑，伸手將他引入更幽暗的巷道。

夜色掩去了街市的殘燈，只有她的笑聲與裙裾聲在耳邊縈繞。

克里提亞心中那最後的遲疑，隨著腳步一點點崩塌。他明白，自己已邁出一步，走向一條不歸之途。

宅子內燭火搖曳，薰香混雜著異國的辛辣氣息。

那女子卸下頭巾，烏黑的長髮如瀑散落，眼眸深邃，帶著一種不屬於雅典的陰翳與誘惑。

她低聲啟齒，語調宛如在暗夜中滴落的酒液：

「我是來自拉哥尼亞的侍女，受託侍奉你。這是斯巴達對你的敬意，亦是未來盟約的象徵。」

克里提亞的心臟猛烈一震。他知曉這背後的含義，不是交易，而是徹底的試探與收編。

女子緩步靠近，手中薄紗散落，露出雪白的肩膀與緊緻的腰身。

她貼近時，乳香與汗意交融，熱氣隨著她的呼吸噴灑在他的耳畔。

克里提亞想推開，卻感覺雙手被她柔軟而堅決地牽住，領向那早已渴望卻不敢直視的深淵。

她的肌膚溫熱如火，指尖劃過他胸膛時，彷彿點燃了多年壓抑的憤懣與欲念。

「斯巴達賞識你的智慧，」女子在他唇邊呢喃，「而我，將獻上我的身體，作為第一份忠誠的印記。」

女子牽起他的手，領到自己柔軟的曲線。

他的手掌在那細緻的肌膚上顫抖地游移，感受到她體溫不斷升高。

女子微微仰首，呼吸因觸碰而急促，紅唇隨之顫動，發出低低的呻吟。

克里提亞喉頭乾澀，哲學家的清醒被肉體的震顫沖刷。

他感受到她纖長的腿纏繞上來，緊緊鎖住他最後的掙扎；他聽見自己的喘息，與她低沉的呻吟交織，像是某種秘密契約的封印。

燭火顫動，影子在牆壁上交錯糾纏。女子的手指慢慢解開克里提亞的衣襟，輕拂過他的胸膛。他的呼吸驟然急促，胸口像被火燒般滾燙，但腦中仍有聲音低語——*這是試探，這是枷鎖。*

很快，他的腰帶被解開，衣袍散落在地。

當女子褪去薄紗，肩頭與乳峰映入眼簾時，他心底浮現出蘇格拉底嚴肅的面容，耳邊似乎響起師者的聲音：「*真正的節制，是靈魂高於肉體。*」 克里提亞

的指尖在空中顫抖，卻終究落在了她細緻的肌膚上。那一瞬，他感覺自己的靈魂被撕裂成兩半。

他感受到她雙腿環上來，緊緊鎖住他的腰身。兩人跌坐在榻上，肌膚相貼，汗意與薰香交織成濃烈的氣息。

她的體溫愈發炙熱，雙腿緊緊纏住他的腰，領他跌落在榻上。

女子主動引領，緩緩下沉，當身體緊密結合的瞬間，克里提亞猛然吸氣，羞愧與快感同時貫穿全身。他想要掙扎，卻被那股火焰般的緊縮徹底吞沒。

他想要推開，卻在快感的震顫中無力掙扎。羞愧與渴望同時撕扯著他，讓他像一個被判決的囚徒，卻甘願伸出雙手迎向鐵鎖。

他低聲嘶吼，雙手緊緊抱住她的腰，而她則隨著律動起伏，豐滿的乳房在燭光下顫動，喘息與呻吟此起彼落在耳畔回蕩。

克里提亞感覺自己被推入一個渾沌的深淵。每一次衝撞，他腦海中都浮現一個念頭：「秩序只能靠強力維繫，否則人性只會淪為這般放縱。」

他的視線模糊，思緒被快感沖刷。他想起蘇格拉底曾言：「不正義者縱然勝利，靈魂終將敗亡。」而此刻，他卻在不義與慾望的雙重深淵中沉淪。

節奏由初始的緩慢探尋，兩具身軀碰撞得逐漸變得急促、狂亂。

榻下的木架因劇烈的起伏而吱嘎作響，燭火因氣息急促而顫動，照亮兩具交纏的身影。

克里提亞咬緊牙關，渾身因快意而戰慄，他知道自己理性早已崩潰，哲學的清明無力阻擋肉體的奔湧。感覺到自己被捲入一股洪流，身體的本能凌駕於思想，他再也無法思索蘇格拉底的教誨、雅典的榮譽，只剩下此刻最原始的交融。

燭光中，兩具身體交疊起伏。

她的指甲深深掐入他的背，留下紅痕，如同戰場的標記；他則在快意與羞愧之間沉淪，腦海中隱隱浮現一個念頭——若這是效忠的代價，他願意讓理性與信念一併獻祭。

在高潮的顫慄中，他腦中最後的念頭竟不是反抗，而是「或許，靈魂的純潔本就只是幻影。」

隨著餘韻散盡，他癱倒在榻上，滿身汗水。

當一切沉寂下來，女子依舊跨坐在他身上，指尖沿著他汗濕的胸膛劃過，唇邊帶著冷冽的笑意：

「記住，這是斯巴達給你的第一份酬勞。」

克里提亞在朦朧的餘韻中明白：

今夜不只是情慾，而是他對雅典背叛的真正開始。

克里提亞獨自坐在昏暗的宅室裡，燭火燃盡，只餘殘煙與薰香的氣味。

他的衣物散落一地，肌膚上還留著女子指甲掐出的紅痕。

剛才的肉體震顫仍在血脈裡流竄，然而在餘韻中，他的腦海卻逐漸冷靜下來。他喃喃自語：

「人性，終究是軟弱的……就連我也如此。欲望能擊潰最嚴謹的靈魂。若是如此，雅典怎能依靠民眾的自由意志維繫秩序？」

他緊握雙拳，指節泛白。羞恥與自責不再只是痛苦，而化為某種堅定的決意。

「若靈魂無法自我節制，那麼必須有更高的律令來約束。若民眾無法克制自身的慾望，那麼必須由強者替他們克制。唯有徹底的嚴酷，才能阻止墮落。」

窗外的夜風吹入，吹散了最後一縷香氣。他感覺自己像是被命運按在一張看不見的契約上簽下了名字。

克里提亞低下頭，目光陰沉，唇角卻勾起一抹冷笑。

這一夜的交媾，不再僅僅是肉體的沉淪，而是一場啟示——一個哲人墮入現實黑暗的起點。

後記

克里提亞是蘇格拉底的學生，柏拉圖的遠親(可能是舅父)，是名門之後。

雅典投降後克里提亞是斯巴達扶植的潛主，施行獨裁暴政。

我問 chatGPT：

為何一個哲學思想會造就一個獨裁暴政 如同號稱人類良知的[資本論]
造就史達林的暴政？

chatGPT 如是回答：

1. 精英主義與血統意識

克里提亞強調「高貴出身」與「天生優越」的重要性，認為只有出身於名門望族、具教育與力量的人，才適合治理國家。

這種觀點延伸為一種寡頭式的精英專政：人民的意志（民主制度）在他看來是愚昧與危險的，應該由少數「優秀者」來壓制。因此，當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陷入混亂，他能理直氣壯地擁抱斯巴達支持的寡頭政權。

2. 對宗教的冷酷無情

克里提亞在殘篇中提出過一個觀點：宗教是人類的發明，用來恐嚇群眾，維持社會秩序。

他甚至是已知最早提出「神只是人為編造」這種論斷的思想家之一。

這種徹底的懷疑與功利主義，導致他對人倫與宗教缺乏敬畏，把一切視為工具，政治手段凌駕一切。

3. 蘇格拉底式辯證的扭曲

蘇格拉底教他思辨與質疑，但克里提亞吸收後卻將之運用於權謀。

他將語言、修辭與哲學化為武器，用以正當化暴力與恐懼統治。在“三十僭主”時期，他藉由邏輯與詭辯自圓其說，合理化財產沒收、政治暗殺，甚至對蘇格拉底本人施壓。

4. 從思想到實踐的轉折

他比起單純的哲學家，更像是一個帶有哲學包裝的政治行動者。克里提亞在雅典失敗的民主制度中，看見「民意多數的無知」，他不再相信公民自由，而轉向極端的「少數專制」。

這種哲學立場結合個人野心與斯巴達的軍事支持，讓他化身為一個實踐型的獨裁者。

5. 與柏拉圖的對比

柏拉圖也曾批評民主制的混亂，但他將出路寄託於「哲學王」——理智、德行與知識的結合。

克里提亞卻走向了相反的方向：知識成了權力的幌子，德行不再重要，血統與暴力成為秩序的保障。

因此可以說，他是柏拉圖「哲學王」理想的黑暗對照——如果沒有德行的制約，哲學與智慧會淪為獨裁的工具。